

有人說：時間可以讓人忘掉一切。

也有人說：讓人忘掉的其實是細節。

為了不忘掉，人們只得去讀那些以文本方式「解釋歷史」的各種著作，不少人以為這些解釋就是歷史的唯一答案。事實上，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就是在這種狀態下變得模糊了，那一篇篇故事，如同一幅幅失焦的畫面，讓人無法看清每個構成歷史的動人細節。

無論用什麼角度思考最近半個多世紀的中國，都不能否認天安門廣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它能構成象徵的第一個重要細節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那個收穫的傍晚，新中國領袖們在緊張的建國間隙來到離天安門正南四百六十米的中軸線上，為尚不知碑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

傍晚時分的北京，晚霞美得驚人。西沉的太陽逐漸將白日的萬丈光芒緩緩收回，天安門上空無雲，清澈的天空仍然透著微光，在這個時候，整個廣場竟彷彿大雄寶殿般神聖而莊嚴。

借著天光，百感交集的毛澤東，用濃濃的湘潭國語，念出

了他自己親自撰寫的碑文。他的聲音十分有力，每當念到「永垂不朽」四個字時，他的鼻腔會發出一種聲音，那是上顎緊縮而發出的聲音：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八四〇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碑文共一百零七個字，分成了三個歷史階段。這絕非是共和國締造者的急就章。

在二十一世紀之前，中國現代史的發端是一九一九年。我們無法知道當毛澤東念到「三年以來……三十年以來……」這兩段時，他在想什麼？但作為一個思想者，一個即將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情感極為豐富、思想極為敏感的政治家，他的腦海裡不僅僅只會想到那場五四運動吧，雖然那場運動為隨後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培養了大批幹部。他一定還會想起老熟人蔣介石，實際上，這是個不能不想起的名字……

美國著名歷史學者史萊辛格在對二十世紀進行宏觀描述時指出：「這是一個混亂的世紀，充滿了憤怒、血腥、殘酷；也充滿了勇氣、希望與夢想。」

翻開中國近現代史，自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去世後，有多少人在為主宰中國這個龐然大國而博弈。一大批過渡性的悲劇人物、喜劇人物在歷史的大浪淘沙中沉浮。

他們為了心中的真理而奮鬥，充滿了憤怒、血腥、殘酷；也充滿了勇氣、希望與夢想。但

絕大多數都與歷代參與推翻王朝的人一樣，不知道怎樣才能在這塊肥沃的土地上取得最後成功。顯然，鬧革命是一回事，具備鬧革命的實力和能力是另一回事。浙江寧波人蔣介石和湖南湘潭人毛澤東，兩位政術嫻熟的中年男人從中脫穎而出，後來居上，在混亂時勢中開拓出新天地。他們幾乎同時找到了成功的途徑——「背靠一種理想（或稱主義），進行武裝割據性革命」。

毛澤東曾有過這樣的論述：「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並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後才改造落後的生產關係。而是首先要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係。」

蔣介石則在各種不同場合反覆宣講「完成民國革命」、「生命的意義在創造」。

他們對中國的歷史性問題和現實性問題，做出充滿感性且答案驚人相似的回答。

思想源於歷史，由思想產生的思潮也決定著歷史的進程。如果對蔣介石與毛澤東的歷史進程進行考察，可以發現，在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兩個人前後腳完成了他們人生中重要的權力轉折。

那一年，是近現代史上著名的北洋時期（一九一二年—一九二八年）的最後一年，也是民國黃金十年的開局之年；

那一年，國共兩黨在占領江南大部，打敗吳佩孚、孫傳芳等軍閥後，決裂了，天下依舊大亂；

那一年，三十四歲的毛澤東把思想變為行動，遁入井岡山開始艱難的武裝割據；

那一年，比毛澤東大六歲的蔣介石，入主南京完成了建都大業，並從此踏上他自總司令到委員長的征程；

從那一年開始，經過兩次短暫地擺脫蘇俄領導（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繫），毛澤東把握住了歷史給予的機會，進行以他的思想為主導、連續不斷的革命。結果，用了二十二年的時間，讓自己從委員變成了主席。

今天，人們依舊可以看到諸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毛思誠編，一九三七年）之類的文獻，把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作為一個轉折時間。而美國人斯圖爾特·施拉姆在他的著作《毛澤東的思想》中，更是把毛澤東的思想「從一條支流發展成一條路線」的起源鎖定在那一年。

有理由相信，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的傍晚，毛澤東會想起風雲際會的民國十六年。

任何一次成功都不是偶然的。如果把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劃分的「三年」、「三十年」、「上溯到一八四〇年」三個歷史階段都用人物來呈現的話，我們的眼前定會飛揚著一個個略為模糊卻十分鮮活的面容。他們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努力著，甚至不惜一切代價：

林則徐——虎門銷菸，曾國藩——征剿太平，慈禧——垂簾聽政，李鴻章——洋務運動，  
康有為——戊戌變法……

沒有誰會事先想到，當時間進入到公元一九一二年（宣統三年）十月時，一場無人指揮卻成了滅清導火線的暴動突如其來。所有人都莫名其妙，不知道為什麼會在江南重鎮武昌打起來。搖搖欲墜的清廷，皇帝才五歲。沒有誰能夠阻止武昌暴動的蔓延。最終，它演變成了一場偉大的革命：辛亥革命。

這場革命最終使延續兩千多年的中國皇帝制度突然解體，所有的價值、意義都進入了盲區，諸多社會矛盾開始集中，一切政治行為都變成了人們圍繞生存的本能反應。

那一刻，誰能統一中國？誰能率先告訴人民，他能做到基本滿足人民的生存需要？有兩個人可以：一個是廣東人孫中山，另一個是河南人袁世凱。這兩人幾乎是在同一個時段，以偉人的身分走進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他們分別組成了國民黨和北洋軍閥兩大陣營，這也使得中華大地經歷了長達三十四年（一九一五年—一九四九年）的戰爭狀態。這種狀態，被後來在北京上演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描繪成：「夜漫漫，路漫漫，長夜難明赤縣天……」

無論什麼時候、什麼地點，如果要書寫中國近現代史，都無法迴避袁世凱與孫中山這兩位人物。沒有他們，還會有文武北洋那些軍閥以及軍人集團嗎？還會有國民黨大陸執政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一九四九年）嗎？沒有他們，中國社會前進的步伐將會減緩，甚至停滯；同樣，沒有他們，中國也可能不會有幾十年的戰爭。

於是，在講述民國十六年之前，有必要先認識這兩位先驅式的人物。儘管對他們的研究已

有數不清的成果，但還是希望下面的文字以及細節能讓讀者對他們有新的認識。

袁世凱只活了五十七歲（一八五九年九月十六日生，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卒）。他二十二歲棄文從軍，經過三十一年奮鬥後，終於成為中華民國首任正式元首。

人們可以從浩瀚的文獻資料中得到對袁世凱劈頭蓋臉的負面評價：「竊國大盜」、「陰謀家」、「一代梟雄」等貶義詞，這些都成了「袁世凱」的代名詞。

但在《劍橋中華民國史》中對他的評價卻是：「他天生是一位實踐家。」

「晚清時期，沒有哪一位官員像袁世凱那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為改良爭取到如此多的東西。」

還有人指出：他的大總統職位並非竊奪而來，而是歷史機遇所賜，是資產階級拱手讓與的結果。

從晚清能臣李鴻章對他下的十六字評語中，亦可以看出李中堂對他的評價：「血性忠誠，才識英敏，力持大局，獨為其難。」

袁世凱都幹了什麼？這位被後來唆使溥儀投靠日本的清朝遺老鄭孝胥鑑定為「不學有術」的河南人，有什麼值得被如此評價？

## 一、小站練兵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三十六歲的少壯派軍官袁世凱滿面春風，在離天津南約三十五公里一個名叫小站的地方亮相，其身分是光緒皇帝任命的新建陸軍督辦。這是他駐守朝鮮十二年日思夜想的結果。他的出現，預示中國近代軍制史上的重大轉折開始了，史稱：小站練兵。正因為這次練兵，使得「小站」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在西方出版的地圖上都有標注。

袁世凱迅速接管了已有四千七百五十人的定武軍，這是一個叫胡燏棻的按察使練兵的結果。袁旋即派人在山東、河南、安徽招募了步兵兩千兩百五十人，又招募了騎兵三百人。這七千三百人被他改名為新建陸軍，並由德國軍事顧問按全套德式建制與裝備，訓練這支清帝國最現代化的部隊。

袁世凱在其《新建陸軍兵略錄存》中指出，練兵乃「上為國家禦侮，下為生民除暴」。他還親自編寫了通俗易懂的〈勸兵歌〉（節錄）：

- 一 要用心學操練；
- 二 要打仗真奮勇；
- 三 要好心待百姓；
- 四 莫姦淫人婦女；
- 五 莫見財生歹念；
- 六 要敬重朝廷官；

七戒賭博吃大菸……

這支部隊後成為「北洋常備軍」即「北洋軍」的種子。十年後的一九〇五年十月，北洋軍在河間府（今河北省河間市）舉行了中國軍事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現代化正規野戰演習。

在新建陸軍之初的編制表上可以看到一串熟悉的名字：炮兵營負責人段祺瑞、督操營務處負責人馮國璋、參謀營務處負責人徐世昌、步隊右翼第一營負責人曹錕……

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八年，在北京政府幾經更迭的國家元首中，有不少都是出自這支部隊。除袁世凱外，上面提到的四位都相繼當上了國家元首。其中段祺瑞、曹錕還分別成了院系和直系的首領。他們與後期加入北洋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多次交戰，最終，張作霖憑藉更強大的武力登上元首的寶座。巧合的是，袁世凱的執政時間居然與他的兵——段祺瑞、曹錕、張作霖一樣，都是四年左右。

袁世凱練兵階段，正值清帝國遭遇中日甲午戰爭大敗不久。正是小站練兵，他才真正走進了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的視野。而他之所以能起草一份讓皇帝以及其他軍務大臣都贊同的「新建陸軍方案」，又與他漫長而不辱使命的駐外經歷有密切關係。

歷史就是如此這般地造就了這位「蛤蟆精」（當時的官員送他的綽號）。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這樣向皇上推薦袁世凱為自己的繼任者：「環顧宇內者，無出袁世凱右者。」

而重用了袁世凱的光緒帝，據說在其人生最後幾年中，常常「日書項城名，以志其憤」。光緒帝恨袁世凱，跟「戊戌變法」有密切關係。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三（一八九八年九月十八日）晚，三十二歲的譚嗣同潛入法華寺（今北京多福巷四十四號），告訴已擁有兵權的袁世凱一個驚天秘密：光緒決定殺榮祿、圍頤和園，進行變法；並要他率兵勤王。傳統說法是袁世凱權衡再三，不僅沒有勤王，而是轉身便向榮祿告密，慈禧立刻先下手，致使「戊戌變法」曇花一現。

袁世凱與譚嗣同兩人之間在那個激動人心的夜晚究竟做了什麼？兩人怎麼談的？談了什麼？後人不斷有新的研究成果指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對那晚所發生事件的描述有主觀之嫌，甚至對當事人袁世凱的記述也有懷疑（這篇記述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二月的上海《申報》上）。至今真相不得而知。

人們今天所知道的事實是：兩天後，慈禧從頤和園殺進紫禁城，光緒從此被囚瀛台，最終被毒死；十天後，譚嗣同等六人血濺菜市口；康有為與他的得意門生梁啟超亡命天涯；袁世凱則升任山東巡撫，還允許他帶著新建陸軍赴任濟南。

## 二、開辦陸軍學堂

從一九〇二年起，袁世凱看準清政府要求廣設陸軍學堂的機會，在保定開辦了「行營將弁學堂」、「北洋武備速成學堂」等軍校。馮國璋、段祺瑞先後任校長。這離他小站練兵過去了七年。

一九〇三年四月，慈禧太后親臨保定視察。這位在中國歷史上僅次於武則天的女政治家閱人無數，卻沒能看出率領全體學生跪於路旁迎駕的袁世凱心中真正的想法，以為他不過是浩蕩皇恩下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老佛爺更沒有想到，僅過了九年，這位身穿御賜黃馬褂、頭戴珊瑚頂孔雀翎，恭順地跪在路邊的胖子，會兵不血刃地終結了大清統治華夏兩百六十八年的歷史。

據傳，美國哈佛大學對新生入學教育時有句名言：「今天你以哈佛為榮，明日哈佛以你為榮。」以此來鼓勵學生為校爭光。事實是，沒有哪所名校不以優秀校友為榮的，出好學生甚至是否能成為名校的一個重要指標。

袁世凱的軍校出了誰？試舉三例：

其一，山東籍學生孫傳芳從北洋武備速成學堂畢業二十一年後（一九二五年），出任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司令，權傾一方，是蔣介石北伐的重要目標。

其二，一九〇六年夏，浙江上千名考生爭奪十四個北洋武備速成學堂名額，十九歲的奉化溪口人蔣志清脫穎而出，榜上有名。兩年後（一九〇八年），他被破格保送赴日留學。在日本振武學堂，他改名為「中正」，字「介石」。二十年後（一九二八年），他從國民黨北伐總司令，升為國民政府主席。

其三，以秀才著稱的名將吳佩孚也曾是袁世凱的學生，他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北洋測繪學堂。

此三人在公元一九二七年前後，彼此進行過殊死戰鬥。袁世凱不會想到他的學生們在他死後會如此慘烈地拚殺，讓中華大地血流成河。作為師弟的蔣介石笑到了最後。

蔣介石後來也步袁老師後塵，辦了一所俗名為「黃埔軍校」的學堂。但他比老師更慘，直接與自己的學生搏殺——真的是長江後浪推前浪；最終，他敗了。

毛澤東曾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四九年的戰爭總稱為「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打了二十五年的仗，都是熟人之間、甚至是同學之間的戰爭。可謂知己知彼。

### 三、當了總統當皇帝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晚，一群出自張之洞「江南自強軍」的士兵，由一個相當於班長之人帶領，在湖北武昌城偶然鳴槍舉義。頓時，武漢三鎮槍聲不斷，亂成一鍋粥。當官的不知如何指揮，當兵的跟著四處亂撞，老百姓關門閉戶，戰戰兢兢。

到十二日清晨，各自為戰的士兵神奇地占領了整個武漢。接著他們就不知道下面該怎麼辦了（直至今日，武昌暴動的緣起都還在被人們反覆猜測、找尋佐證）。大家同時想到一個人：駐漢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長官黎元洪。結果，不想造反的他，被士兵們逼著當了湖北軍政府都督。

武昌暴動震動朝野，繼而引發了一場波及全國的革命，史稱：「辛亥革命」。

這一年，是末代皇帝溥儀登上龍座的第三年。此時的滿洲八旗、綠營兵勇們已喪失了全部戰鬥力，淪為國家的擺設。號稱晚清四大能臣的岑春煊、張之洞、端方、袁世凱相繼離開政治舞台。

有資料顯示，一九〇五年以後，全國尚有滿八旗部隊二十萬人，綠營四十四萬餘人。滿八旗除駐紮在北京的部分軍隊使用槍炮外，絕大多數仍舊使用刀矛弓箭。不幸的是，許多八旗弟子已不識弓弩為何物了；綠營則更慘，甚至出現全營空額的情況。這時，能打大仗的精銳部隊只有北洋軍。這支七萬餘人的部隊配有近代大炮，使用帶刺刀的毛瑟步槍。

十月十一日是袁世凱五十二歲生日。此刻，這位人稱「蛤蟆精」的老軍人正被攝政王載灃（溥儀的爸爸、光緒的弟弟，對袁氏出賣光緒非常痛恨）排擠，革去所有差事「回籍養病」，居住在河南安陽的洹上村。

武昌暴動的消息傳來，在河南老家的袁世凱立刻下令停止祝壽活動（不知消息為何傳得如此之快）。他意識到，出山的機會到了。曾拍照表示自己今後只過「閒雲野鶴」生活、無心於政治的袁世凱，在被貶的兩年裡韜光養晦。他沒有閉目養神，而是始終睜著那炯炯有神的眼睛，警惕地注視著中華大地正在發生的一切。有傳聞稱，他停止祝壽時給了前來祝壽的人一人一千元大洋，走時還每人一根金條。

接下來便出奇的順利：十四日，他被任命為湖廣總督。但「蛤蟆精」拿捏好分寸，拖延上任。他要看看朝廷怎麼下平息起義的棋。

短短幾天，清廷內外就四面楚歌。一直痛恨並制約袁世凱的攝政王載灃不得不在二十七日連下四道上諭，袁世凱從湖廣總督變成了欽差大臣。他的老部下馮國璋、段祺瑞接下了湖北前線的全部軍權。

更有趣的是，被士兵強迫而坐上海北軍政府首領座位的黎元洪致信袁世凱，表示袁如果能推翻清朝，就願意推舉他為第一任中華共和大總統。

十一月一日，北洋軍攻入漢口，當天袁世凱人還在河南，便當上了內閣總理大臣。回北京後，他先是悄悄與黎元洪談判，又秘密接見剛從刑部獄中釋放的同盟會員汪精衛，指示兒子袁克定與汪結拜為兄弟。

同時，他沒有停止對所謂革命軍的軍事進攻。袁世凱想在混亂中掌握好火候，逐步把自己推向巔峰。但他的火候沒掌握好，流亡在國外的孫中山十二月回到上海，沒幾天即在南京被各省選為臨時大總統。

有文獻稱，孫中山在上任的第二天，就給袁世凱發去了願意讓位的電報，條件是清帝退位，袁氏贊成共和。

袁世凱不得不改變策略，由秘密與革命黨接觸，改為公開贊成共和，把自己變成清帝與南京政府談判的代表。他非常清楚，孫中山沒有軍隊，不會是他的對手，也清楚南京政府存在的問題。他要以靜制動，如魚得水，進退自如，將自己變成談判最重要的籌碼。

終於，袁世凱憑口才、憑軍力、憑人脈，在公元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讓清王朝宣告垮台，尚沒有把握坐穩江山的中華民國開國領袖孫中山順勢履行諾言，說：「今日之中國，唯有交項城治理。」而當時的一批社會精英包括梁啟超、蔡元培、章太炎、張謇、嚴復等都公開支持袁世凱

出任中華民國總統。

在二月十五日舉行的參議院（南京）臨時大總統選舉會上，全國十七省議員每省一票，民主選舉臨時大總統。結果，每張票上都只有一個人的名字：袁世凱。而他本人還遠在北京。

二十個月後（一九一三年十月十日），袁世凱身穿軍禮服，在紫禁城太和殿宣誓就任正式大總統。從現場的照片看，有二十九位外國駐華使官向袁世凱祝賀。毫無疑問，那時的袁世凱乃眾望所歸。

一九一五年四月，袁世凱長子袁克定的好朋友楊度寫了一篇萬言文章〈君憲救國論〉，主張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

面對呼聲，得意則忘形的袁世凱懵了，相信了來自全國各地各行業要求他當皇帝的請願團的話，決定順民意恢復帝制，出任中華民國第一任皇帝。

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袁世凱下令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至此，他親手把自己變成了歷史的罪人。

但預算達五百九十餘萬元的登基大典始終沒有舉行，因為，袁世凱突然發現了真相：人民（包括他一手提拔的北洋軍官們）並不支持他當皇帝。此前所謂請願團都是他兒子等人花錢雇人騙他的。就連當時日本人在北京辦的《順天時報》也被袁克定收買，給他單獨印刷假報。正是這份他天天閱讀的報紙，讓他以為恢復帝制是順應民意的。

至今也不得而知，那些支持袁世凱當皇帝的人是不是他自己暗中所指使的？能確定的是為了稱帝，國家發行了以他的側面頭像為圖案的民國貨幣（俗稱袁大頭）。這種銀元一直到中華民國共和國成立後，依然在流通。

從袁世凱稱帝那天起，之前對他的各種支持便迅速瓦解。那些為共和拋頭顱、灑熱血的人，絕不願意讓袁大頭把公天下變為家天下。原雲南都督蔡鍔告別名妓小鳳仙，從京師潛回雲南，與唐繼堯等組織護國軍，發動護國戰爭，率先反袁。

袁世凱被迫表示：皇帝不當了。可回過神來的當權者們也不再同意他回頭當總統。追悔莫及的他竟得了尿毒症，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上午十點，袁世凱永遠地走了。

活了五十七年的他，有一妻九妾，共生了十七個兒子、十五個女兒。十七個兒子又為袁世凱生了二十二個孫子、二十五個孫女，兒孫總數達七十九人。其中在他去世時，九姨太劉氏還懷著孕，後給他生了一對龍鳳胎遺腹子。在他的兒子中，出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位具有現代意義的董事長，這個人就是袁世凱的長子、民國四少之一的袁克定。

#### 四、袁世凱還做了什麼

縱觀袁世凱的一生，可以發現許多對中國歷史進程極有影響的事都跟他有關。

除了使中國軍隊變得正規，並與世界接軌外，他於一九〇三年三月與張之洞、岑春煊奏請遞減科舉。不知是他曾兩次多試不中，痛恨科舉？還是他在駐朝鮮時真正領悟了「中學為體，西

「學為用」的真諦？反正在他不懈努力下，清政府於一九〇五年十月下令，自丙午科（一九〇六年）開始，所有鄉會試及各省發科考試一律停止。從隋朝大業元年（六〇五年）開始，延續了一千三百多年、政府選拔官員的途徑就這樣被切斷。原本「學而優則仕」的康莊大道變成了死胡同。

一九〇五年，袁世凱發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省舉辦的公債。現在人們所見到的國庫券，乃公債也。

在一九〇〇年以前，中國沒有正式警察。是袁世凱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巡警，這支有試驗性質的巡警隊只在今天的河北保定負責治安。到一九〇六年冬，兩百名受過正規訓練的警察從袁世凱的陸軍警察學堂畢業。中國從此有了警察這個職業。

到今天，無論如何看袁世凱，有個重要的事實不能忽略：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五年間確立的中央集權化官僚體制，一直延續到了一九四九年。

雖然，這期間有過共和制、總統制、聯邦制、君主立憲制、責任內閣制；雖然，到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止，北京政府經歷了十三位總統、四十六屆內閣和二十六位總理（他們任期最短的只有兩天，平均任職時間是三到五個月）。

但是，袁世凱的軍閥政治給二十世紀的中國，留下了一個讓理論家們可以反覆追究考證的政治體制範本。

再來認識一下孫中山吧。他的面容在當代中國人眼中，要比袁世凱熟悉得多。每逢重要節日，中山先生的巨幅圖像都會出現在雄偉天安門廣場的顯著位置。

但是，人們所讀到有關他的「歷史」往往與真相有區別。

比如：教科書上告訴人們，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的所有革命幾乎都是針對北洋軍閥（包括袁世凱）的。但我們並不知道，孫中山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見到袁世凱時曾振臂高呼：「袁大總統萬歲！」

一九七六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慕庭用英文寫了一部孫中山傳記。三十年後被翻譯成中文出版時，書名定為《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

事實上從一九二八年國民黨統一中國至今，國共兩黨只在一件事上意見高度統一，即：對國父孫中山的宣傳。雙方都絕不允許這個形象有任何瑕疵。

當韋慕庭引用美、英、日、德、法、俄等國的原始資料，給人們描繪出一個這樣的孫中山時，原本對那段歷史的許多不解都釋然了。

但掌握了無數材料的韋教授卻沒能告訴我們一個重要歷史真相——美國在台協會二〇一一年首次對外公布一份官方文件，證明孫中山在晚清時是美國公民。為什麼他會宣誓加入美國國籍有多種解釋，但不管如何解釋，至今似乎也找不到他宣布脫離美國國籍的資料。

如果對孫中山的一生做簡單梳理的話，大致可分兩個階段：國外革命與國內革命。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大多數時間是漂泊無定地在國外度過的。

他是基督徒，也是反清復明的秘密幫派組織「洪門」弟子。一八九四年，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他帶領眾人，用左手按《聖經》，右手舉起宣誓。由此，革命黨人們宣誓儀式都由基督教的受洗儀式脫胎而來。

孫中山不屈不撓地在做一件事：「驅逐韃虜，恢復中華。」

「韃虜」就是指統治中國的滿人。這件事與當年轟動一時的天地會「反清復明」一脈相承。為了達到目的，他以超出常人很多倍的毅力四處募款。有人形容他的一生就四個字：革命、籌款。興中會成立時是股份制的，每股十元。在興中會宣言的第八條明確規定：「十可報百，萬可圖億。」並號召說：「機不可失也。」此舉，開了中國另類政治的先河。

至今也沒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買過興中會的「革命股票」。革命成功後，國民政府也似乎從未兌現過這種股票。

從《孫中山年譜》中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載：一九〇五年底，孫中山在西貢認識了一個法國人。此人在巴黎為他印製了四箱千元面值的債券。這些債券一面是法文，一面是英文，上面印有「中國革命政府」的名稱，發行時間是一九〇六年一月一日，還有「大總統孫文」的簽名。許諾：現在買一千元，等中國政府成立一年以後，將返還萬元。

所有了解同盟會歷史的人都知道，辛亥革命前，孫中山耗費了幾十萬美元（當時中國一銀元相當於美元五角），發動了十次起義，與他在日本一見如故的湖南人黃興奔走國內，在一線領

導起義。遺憾的是無一成功。魯迅曾對孫中山做過蓋棺論定式的評價：他「足不履危地」。

經過十六個春秋的革命流亡者生活之後，孫中山的名字在中國軍閥和知識分子中變得耳熟能詳了。他成為「革命」的品牌，是一位有世界性影響力的上層人物了。

據稱，一九一一年十月，正在美國芝加哥的孫中山忽然接到國內電報，十日夜在武昌的暴動獲得了成功。這場沒有真正領導者的革命，急切地盼望他能回國主持大局。

孫中山的眼睛濕潤了，這是他為之奮鬥的目標啊。怎麼在不經意間就到達了呢？半年前同盟會在廣州發起的「黃花崗起義」只一天就敗了，還差點賠上了黃興父子的性命。無比興奮的他，立刻想到要說服美、英、法的當權者們，讓他們知道十月十日的武裝起義是按照他的指示舉行的（已有大量證據可以證明，武昌起義源於孫中山的思想，但發動的具體時間，孫中山、黃興均事前不知曉。黃興得知消息後，化裝從上海乘船趕赴武昌，二十八日才到漢口）。

臨出發返回中國前，孫中山希望能與美國國務卿舉行秘密會談，但未獲回應。

接著，他渡過大西洋來到倫敦尋求支持。結果，他和他的西方朋友都未能說服英國政府幫助他。所得到的回應是：英國人希望中國由袁世凱領導。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廿二日，《泰晤士報》報導：「在十天化裝訪問倫敦以後，孫博士於十一月二十日離此返回中國。」

這則新聞並不十分準確，因為沮喪的孫中山在離開倫敦後沒有急切返國，而是在法國巴黎

住了三天，繼續試圖借款，也失敗了；但他依舊義無反顧地踏上返鄉的路途。

事實是在辛亥革命以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公開支持過孫中山。他所得到的絕大多數捐助都是外國冒險家們在進行「風險投資」，這些賭注是需要看到回報的，比如：要求中國更開放、租界更擴大、經營更壟斷等等。

一九二一年耶誕節，一條壓倒一切的新聞吸引了全上海的注意。這天，孫中山乘坐的「狄凡哈」號郵輪從法國馬賽起程，經停新加坡、香港等地，已到達吳淞口。他在回答記者提問時精神振奮地說：「余不名一錢也，所帶回革命之精神爾！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南京舉行的十七省代表會議上，四十五歲的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四天後，一九二二年元旦上午十一點，孫中山離開上海，乘花車專列奔赴南京。到這時，他享受了至尊的禮儀：二十一響來自炮台、軍艦的禮炮。當晚十點，在當年朱元璋的「漢王府」（今江蘇省政協大廈），孫中山披掛宣誓就職，中華民國橫空出世，就此誕生。

這是自秦始皇以來中國第一個共和制政府，有人稱：「此乃中華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極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嶺。」孫中山「國父」之名也由此誕生。

有研究者認為，原本已經「火光餘燼」的孫中山為何能脫穎而出？根本原因有三：

一、他主張的革命始終是以漢族為主體，推翻異族統治為目的，而辛亥革命恰是要推翻愛新覺羅滿族人的統治。

二、他能籌到錢。到達上海時，所有人都認為他帶回了巨額資金。據說，他去南京就職隨身帶了三十萬元港幣作為軍政費用（也有人指出，這三十萬元是黃興透過旅客向上海日本人開的三井洋行借的）。

三、當時在國內的黃興與黎元洪勢均力敵，誰都想當大元帥。要化解矛盾，就必須找到妥協的辦法，而孫中山是多方公認的革命領袖。

遺憾的是，充滿自信的孫中山此刻募款能力太有限。按實業總長張謇的《對於南京新政府財政意見書》預算，要鞏固臨時政府的權力，中央財政每年最少會有八千萬兩的赤字。他期待孫大總統能募集五千萬兩。但這只是個美好的願望。孫中山在赴南京的頭一天晚上，還在向與他一起抵滬的日本浪人宮崎寅藏要求借五百萬。

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的位置上工作了四十四天後（清帝溥儀發布〈退位詔書〉後的第二天），他辭去了這個多少人嚮往的職務，結束了四十五天的治國之路。袁世凱被一致推舉接任。

很多專家都認為，孫中山作為一個思想家，可能缺乏深度。他提出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理論，與成熟科學完整的社會政治理論相差甚遠。

他反覆依靠軍閥反軍閥來控制局面，導致他始終陷於難有作為的困境之中。

但誰也不可否認，孫中山的個人魅力是所向披靡的。只要他出現，就沒有說服不了的人。武昌首義後，革命黨一直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正是他的及時趕到，才使得搖擺不定的革命黨、

立憲派、軍人、都督們終於凝結為同一條心。會議開成了，總統誕生了。而新政府的架構，正是孫中山所推崇的美國總統制。

人們無法知道，在孫中山一生中究竟有多少資金經過了他手中？他在資金管理分配上非常嚴格。為錢的事，連黃興都曾與他翻臉，還讓他差一點喪失了在同盟會的領導地位；《民報》主筆章太炎也曾為資金問題與他大動肝火。

但歷史告訴人們，在金錢面前，孫中山的清廉、簡樸讓人由衷讚嘆。他的最後一位夫人宋慶齡在談到他革命的實質時，曾對美國記者斯諾說：「是將基督教之教義付諸實踐。」

他不抽菸、不喝酒、不飲茶，也不喝老外喜愛的咖啡。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務後，他住在上海環龍路六十六號。這所房子是租來的，每月租金六十元，每天生活費（包括待客）兩元。基督教義讓孫中山不斷地在懇切的祈禱與懺悔中度過。

後來，由四位歸國華僑集資，買下有花園和網球場的莫利哀路二十九號宅（現香山路七號）送給孫中山做宅邸。

有資料顯示，一九二二年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他都曾向政府要求由政府償還他周遊寰宇、費盡口舌所弄回的錢。而在向袁世凱移交職位的協定中就有條文規定：北京必須承擔五百萬元的債務。

當時在北京的代表廖仲愷，也多次向袁世凱的繼任——黎元洪提出需由政府償還孫中山以個人名義欠下的債務。只是我們至今無法弄清楚，北京歷屆政府是否曾做出償還？唯一能知道的

是，孫中山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去世時，他的夫人與兒子竟拿不出錢來為他辦喪事，最後是由他的連襟——山西大財主孔祥熙出錢買了一副銅棺，才得以順利辦完喪禮。

篤信基督的孫中山以「民族英雄」之稱號載入史冊，主要緣於他的兩大貢獻；其中「建立中華民國」，是第一大貢獻。

這位蓄著八字鬚，總抹著髮油、頭髮整齊地旁分、腦後頭髮微捲的愛國者，幫助中國從封建帝國轉變成民主共和國，並為這個共和國取名為「中華民國」，簡稱「中國」（但魯迅說「中華民國」是取自章太炎的《中華民國解》，這個國號是對章氏的紀念）。

回望中華五千年歷史，「中國」一詞不斷反覆出現，但尚未有哪一個王朝的名稱直接被稱做「中國」，而僅僅是用以指稱某個地域。是孫中山創造了「中國」，並運用西方的政治學說來表述共和國的政治模式：民主共和化。還畫出了從系統計畫到管理方法的藍圖。

遺憾的是，缺乏政府工作經驗的他倉促地被推上政界巔峰。堅持了四十四天後，他犯下巨大的錯誤：在第四十五天讓位給袁世凱（袁搞帝制後，很多人都認為孫中山的讓位是個政治錯誤）。

這錯誤「禪讓」的直接後果是：讓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延遲了十六年（一九一二年——一九二八年），而他自己也從政治家變成實業家（他說要為中國修鐵路，可實際在修路問題上，他並無絲毫決策權），成了袁世凱的犧牲品。

後來，孫中山自己形容當這個臨時大總統只不過是一個木偶傀儡。

孫中山最遺憾的事是沒有看到「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的理想中國。當勝利即將到來的時候，他卻因病與世長辭。（孫中山得的是肝癌，這種病對當時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國人來說極為陌生。）

改組國民黨、聯俄容共，是孫中山的第二大貢獻。

他將宣傳主題從「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改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主義」。有意思的是，在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也是用這「二反」為主題。而共產黨與國民黨都被孫中山扶持與籠罩。

當一九二二年六月陳炯明叛變，孫中山撤到永豐艦避難，接著又失去了宋慶齡肚子裡的孩子後，他幡然醒悟：中國革命，唯一真正誠摯的朋友是蘇維埃俄國。這也是共產國際的遠東代表、談判專家馬林與越飛博士長期與其接觸的結果。

讓他驚醒的間接原因是，蔡元培、吳稚暉等四十九人竟聯名要他下台。這次，他堅決不下野，但同志們的落井下石讓他十分失望。他說：「吾三十年來精誠無間之心幾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幾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如此這般，不如另起爐灶。

馬林是在上海參加完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後，由張太雷陪同並當翻譯，遊走於漢口、長沙和桂林的。他來中國的目的很清楚：打破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優勢，尋找蘇俄在中國的代理人。

他認定，幼小的中國共產黨尚沒有實力成為代理人，這個組織只是蘇俄出錢扶持的一支後備力量（也有資料指出：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認為，中國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急需要一個共產主義的政黨去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這才有了蘇俄出銀子，李大釗、陳獨秀建黨的歷史）。

當年十二月下旬，馬林在桂林見到了孫中山。一年前，蘇俄的革命導師列寧曾發給孫中山一個法文電報，邀請其訪問蘇俄，孫卻因種種原因沒去。直到一九二三年，三十五歲的蔣介石替他去了一次蘇俄。

馬林與孫中山從二十三日開始，舉行了為期五天的歷史性會談，並達成兩點共識：改組國民黨，辦國民黨的軍校。會談中，最為打動孫中山的一句話是：革命不要再依靠任何一個軍閥。

孫中山在一九二三年三月的一次談話中，表露了他對蘇俄的態度。談話對象是基督教青年會國際委員會的高級秘書長布羅克曼。當老布問到「您認為蘇維埃是民主的嗎？」時，孫中山毫不猶豫地回答：「蘇維埃是什麼，我並不介意。只要他能夠幫助我反北京，也就行了！」

聯俄後，孫中山身邊出現了眾多如鮑羅廷一般的蘇俄顧問。但他從來就沒想過要用蘇俄的政治體制來領導中國，甚至是領導他小小的權力基地廣州。他需要的是聯合出力，依靠共產黨的思想 and 無畏的勇氣。事實上他成功了。

一九二三年一月，孫中山與蘇俄特命全權大使越飛發表了〈聯合宣言〉。在這份宣言中，明確指出共產制度和蘇維埃制度不能在中國推行，而同時又顯現出蘇俄願意支持中國的立場（但

《真理報》發表這個宣言時，刪去了「蘇維埃制度不能在中國推行」一段。

這份〈聯合宣言〉最不可思議的地方是，它乃一個國家與個人間的聯合宣言，由此可見孫中山在國際上的名聲。當然，蘇俄選擇他的條件是要他「容共」，允許共產黨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

陳獨秀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發表的〈告全黨同志書〉中回憶了「容共」的真實原因：「鮑羅廷的皮包夾有蘇俄對國民黨大量物質的幫助。於是國民黨始有一九二四後（民國十三年）的改組及聯俄政策。」他自己從來就不認為加入國民黨對中共的發展有好處，可他和李大釗在當時都沒有足以壯大中共的經濟實力。

陳先生寫下以上文字時，已經下台兩年多，不知他的話是否可信？

人們可以看到，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時全國只有不到五百名黨員的中國共產黨大獲全勝，占了選舉出的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四分之一。而共產黨的這個勝利，跟一九〇五年就認識史達林的蘇俄顧問鮑羅廷有密切關係。國民黨「一大宣言」，就是由這位俄國人親自起草、瞿秋白翻譯、汪精衛潤色的。

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的毛澤東，就是在這次大會上被孫中山欽定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的。曾經被廣泛傳播的「毛委員」這個詞，由此發端。

在廣東高等師範學院那座有著高高塔樓的大禮堂內，毛澤東的座位是三十九號。政治頭腦

清晰、口才絕佳又生性浪漫的毛澤東很看重這次會議。他在離開長沙到廣州赴會時，給妻子楊開慧留下了那首著名的〈賀新郎〉，寫道：「要似崑崙崩絕壁，又恰似颱風掃寰宇。重比翼，和雲翥。」不知為何什麼，這首詞過了五十四年，才於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此時，毛澤東已去世兩年，楊開慧也已去世四十八年。

有理由相信，在國民黨一大的十天會期裡，三十一歲、身高一米七五的毛澤東，與三十七歲、身高一米六九的蔣介石見過面。這很可能是毛蔣的第一次見面。三年後，這兩位政治對手開始了近半個世紀的爭鬥。

國民黨一大後，孫中山在蘇俄幫助下，創辦了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

他終於明白要想奪取政權，光靠收買軍閥相互打鬥是行不通的，還必須要有自己的子弟兵。他看中了蔣介石。

作為一顆軍事新星，蔣介石在孫中山的扶持下冉冉升起。沒有誰知道孫中山的本意是要讓誰成為他的接班人，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蔣介石利用黃埔學生軍接管了許崇智的部隊後，與汪精衛、胡漢民、西山會議派等黨內集團進行了分分合合的鬥爭，最終登上權力巔峰。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在北平舉行的孫中山祭祖典禮上，蔣介石撫棺嚎啕大哭，一度泣不成聲，是在感謝孫中山對他的栽培嗎？

孫中山五十九歲時（蔡元培先生在一九二五年發表的〈孫逸仙先生〉一文說他享年六十有一），死在北上的終點。

一九二四年十月底，馮玉祥突然發動軍事政變，出賣了頂頭上司吳佩孚，逼迫曹錕下野。幾天後，在南方的孫中山收到馮玉祥的請柬，請其北上談判，組成新政府。他在信中對孫中山說：「先生黨國偉人，革命先進，務希即日北上，指導一切。」

興奮的孫中山在十一月十二日壽誕的第二天，帶著一個由十八人組成的北上團，從香港到上海，再取道日本往天津。到達天津不久，他病倒了。

實際上，孫中山剛出發，馮玉祥、張作霖便在天津日租界和段祺瑞進行了一次三方會談。結果是馮玉祥選擇了放棄孫，和張作霖聯合擁護段祺瑞上台。

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無法起床的孫中山被專列送到北京，在協和醫院做了手術，但已無救。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一代偉人孫中山溘然長逝，沒能活過一個甲子。

而在五十三年前的同一天，晚清重臣、湘軍創始人、六十一歲的曾國藩逝世。曾國藩有機會結束清帝國，但他不具備孫中山的革命膽量和革命精神，以及革命運氣。

其實在當年五月，孫中山就有大病的跡象。可沒有誰能料到躊躇滿志、精神煥發的大元帥，會在離開廣州僅四個月，便留下一份一百四十五個字的遺囑去世了。當他的心臟停止跳動時，原本春暖花開的季節，卻突然飄起了雪花。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當天發行了一張的「孫中山先生千古」的號外。

至今，孫中山去北京的理由都缺乏文獻資料而不可考，難道他不知道在他發表〈北上宣言〉後第五天，北京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那時，段祺瑞已被各方推舉為臨時執政，入京收拾大局。孫中山從受邀入京指導新政府，變成了參加善後會議的代表。他為何還執意要北上呢？

事實是在孫中山去世後，馮玉祥、段祺瑞甚至都不曾參加公祭。

孫中山在簽署遺囑的當天，還口述了一封向蘇維埃俄國的告別書，書中飽含深情地希望蘇俄能繼續提攜他留下的國民黨。他當然一丁點也想不到，兩年後，國民黨與蘇俄會正式斷交。不能不說這也是孫中山最後的悲劇。

終結國民黨與蘇俄關係的人，便是號稱「總理唯一接班人」的蔣介石。按《蔣介石年譜初稿》的說法，孫中山臨終時口中直呼「介石」。

但據寸步不離孫中山病榻的侍衛李榮回憶：「（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至晚八時三十分止，（孫）絕終語不及私。十二日晨一時，即嚙口不能言。四時三十分，僅呼『達齡』的一聲，六時三十分又呼『精衛』一聲。延至上午九時三十分，一代偉人，竟撒手塵寰，魂歸天國。」誰的說法為真？至今仍是個謎。

民國大學問家、人稱「章瘋子」的章太炎在孫中山奉安之日，寫下一副意味深長的輓聯：「舉國盡蘇俄，赤化不如陳獨秀；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

在孫中山留下的眾多遺產中，有幾件成為了傳奇。過了一個世紀依舊如新。

## 一、中山裝

一九二一年底，孫中山從海外匆匆趕到上海，準備出任臨時大總統。他將一套陸軍制服送到上海亨利服裝店，請他們改成便裝。

裁縫師傅在保留軍服的某些元素基礎上，汲取了中式服裝與西裝的特點，改出一件讓孫中山滿意的上裝。參加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期間，這件上衣讓他顯得幹練大方，具有一股特殊的氣質。

很快，此樣式便被命名為「中山裝」並流行起來，繼而演變成為中國的國服。無論主流社會還是非主流社會，無論正式場合還是非正式場合，無論鐵血戰場還是朋友聚會，中山裝都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外裝，是中國男人普遍穿著的服裝。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八〇年代。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山裝仍然沒有被日新月異的服裝潮流所完全淘汰。它頑強的生命力，令世界上最偉大的時裝設計師汗顏。

## 二、中山路

共產黨人從沒有忘記革命先驅孫中山。他在一九二四年實施的第一次國共合作，使襁褓中的共產黨有了實實在在的政治舞台。

無論孫中山如何看待共產黨、看待蘇維埃，他都在現實中給了中共一個平台。有了這個平

台，便有了後來「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鯨」的通道。

新中國誕生後，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幾乎所有大陸的大中型城市，都在一夜之間出現了一條名為「中山路」的主要幹道。每天，數以億計的人在全國的中山路上行走。

據《周末畫報》二〇一一年的統計，全球的「中山路」達到一百八十七條。當然，絕大多數在大陸與台灣。九泉之下的孫文先生想必會開懷大笑！

### 三、同志

從字面解釋，「同志」便是志同道合之意。「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是孫中山留下的重要告誡。

在同盟會成立之前，中國沒有「同志」這樣的稱呼。這個詞，顯然帶有幫會的影子。在孫中山革命生涯中，似乎也沒有脫離過幫派。從中國的「洪門」幫，到反覆幫助過他的日本大幫派黑龍會。

而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以及大革命時期，共產黨人通常以「兄」或「弟」來彼此稱呼。從許多黨內的報告、信函、甚至文件中，都能看到「兄弟」的稱呼。

「同志」這個詞後來在國共兩黨同時流行，成為日常生活工作中使用頻率最高的一種稱呼。其涵義也發生了巨變。這個詞之所以能流行至今，甚至變成了政治公文中的固定用語，其根本原因在於對其發明人的贊同與緬懷。

到二十世紀末，「同志」一詞，不知怎麼成為一種同性之間特殊交往的代名詞。

#### 四、婚姻

孫中山的婚姻極其傳奇。

一八八五年，十九歲的他與一位名叫盧慕貞的女人結婚，生了兩女一男。長子孫科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學位。這個兒子在父親死後曾出任過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次女十八歲時死了；小孫女金碗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文學系，嫁給了老鄉戴恩賽。她給兒子取名永豐，大概是為了紀念父親在永豐艦上避難。

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晚十時，南京長江路兩百九十二號的大院內舉行了隆重的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身穿中山裝的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在那個輝煌的時刻，盧慕貞就在他身邊。

為了一展順理成章的新感情，孫中山拋棄了這位老鄉原配。盧慕貞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在澳門去世。

人們通常說的婚姻傳奇，是指孫中山與第四位夫人——宋家二小姐宋慶齡的結合（雖然他還有兩次公開的婚姻，一次是與小他二十二歲的十六歲日本女孩大月薰，另一次是與福建女子陳粹芬。這兩件婚事在孫家也分兩派，有說是，也有說非的。但陳粹芬被孫家後代載入了家譜）。

「蔣宋孔陳」乃孫中山以後中國著名的四大家族，其中宋家是孫中山最親密的朋友。

宋家的掌門人宋嘉樹（字：耀如）也是「洪門」弟子，牧師出身。因抓住了印刷《聖經》

的機會，成為上海著名實業家。他曾為孫中山捐款無數，還幫著發行了大量的債券，被人尊稱為「革命牧師」。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到達上海時，第一個上船迎接他的人便是宋嘉樹。就在當天，宋把自己剛滿十八歲的女兒宋靄齡推薦給孫中山當秘書。宋家這位大小姐可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正式到美國留學的女子。

一九一四年春天，在山西獲得英國亞細亞殼牌火油公司（英商殼牌石油公司與荷蘭皇家石油公司共組的子公司）獨家代理權而致富的孔祥熙，出現在宋嘉樹流亡日本時在橫濱的家。號稱孔子第七十五代孫的他，身分是「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

時年二十三歲的宋靄齡似乎對孔「聖人」一見鍾情，當天晚上，她與孔祥熙在客廳裡愉快長談。幾天後，宋家大小姐向孫中山正式辭職，接著迅速與孔祥熙舉行婚禮。

有文獻披露，宋靄齡給孫中山做秘書期間，多次向孫示愛，無奈孫中山並不來電，她還曾為此不願搭理她的這位老闆。臨辭職時，宋靄齡把自己二十一歲的妹妹宋慶齡介紹給孫中山。

也許是步姐姐後塵，宋慶齡沒多久就愛上這位大革命家。人們無法揣測箇中緣由，反正這對年齡相差二十七歲的男女相愛了。

最初時雙方沒有挑明，但精明的宋靄齡發現了端倪。她心中怒火燃燒，為什麼自己為這個男人付出那麼多，卻得不到他的愛？吃醋的大小姐顯然不願意讓孫宋戀繼續下去，決定透過父親阻止慶齡。

懸殊的年齡、教義的約束、家庭的醜聞、社會的影響，導致宋嘉樹決心反對這場婚事。為了不辭而別帶走慶齡，宋家已做了多日準備。一九一五年春，這天，宋慶齡從東京孫中山處回到橫濱，宋嘉樹突然宣布全家結束流亡，立刻返回上海。慶齡甚至無法跟孫中山打聲招呼，便被家人帶上船。

回到上海霞飛路的家，宋嘉樹立刻宣布已為宋慶齡跟別人訂下婚約，同時也開始將這位二小姐軟禁在家裡。只是宋嘉樹與宋靄齡都沒想到，家裡那位看起來老老實實的女僕人竟會背叛他們，偷偷給孫中山與宋慶齡當起了鴻雁使者。孫中山得知宋嘉樹因女兒與他相愛的緣故不辭而別後，開始了行動。在這之前，他已充分考慮了如果要娶宋慶齡將面對的種種問題，這些問題歸結有「五關」。

宋嘉樹關：這可是自己的老戰友啊！他為革命事業披肝瀝膽，付出了多大的貢獻啊，該如何說服他？

元配夫人關：雖然盧夫人是個小腳女人（思想保守的人），畢竟為自己生育了三個子女，如果拋棄她，也可能導致與兒女們的感情破裂；

黨內關：這一關也不容易過，人們總是苛刻地看待領袖的婚姻，若娶了宋慶齡就必然會被抨擊，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從來就是根深柢固的；

社會輿論關：孫中山已是聞名世界的人，此事可能涉及他的名聲，進而干擾他的革命事業；  
基督教會關：肯定會被教會干涉，但不會有太大的阻礙。

此時愛情讓孫中山義無反顧，他所採取的第一個措施是，立刻派自己早期的侍衛官鄭卓去澳門找盧慕貞商量解除婚約之事。他給妻子寫了一封信，要求她支持他。

剛開始，盧慕貞同意孫中山納宋慶齡為妾，但孫博士知道，這對宋慶齡來說是不可能的。一位留美學生、富豪千金，又是個革命黨人，是不可能甘於為妾的，他堅持離婚。結果盧慕貞被帶到東京，沒多久，這位不識英文的小腳女人在同意與孫中山解除婚約的英文文件按上了指印。

接著孫中山對同僚表示：「我孫文是人，不是神。」絲毫不理睬黨內與社會向他施加的壓力。關鍵的一步棋，是派貼身秘書朱卓文去上海「解救」宋慶齡。他認為這位秘書乃「善解棘手之事」的人。

朱卓文於一九一五年十月帶著孫盧離婚協議書去了上海，為了掩護，朱卓文還把女兒帶上。到上海的第三天，就派女兒到宋家與慶齡接上了頭。二十二歲的宋家二小姐親眼看到按著鮮紅指印的離婚協議書後，決定自己為自己做主。大約是十月二十三日夜晚，宋慶齡在朱卓文的策劃下開始準備逃跑。

夜深人靜，月兒正圓，那位女僕充當了望風人。愛情的力量讓二小姐堅強而固執。她給父母留了張紙條，便就著床單結繩，從窗口悄悄滑下二樓，越牆而出，且幸運地沒有摔傷。

朱卓文已準備好了車子，接了人便直奔碼頭，他們順利登上了東渡的輪船。

當她下了船又上火車，到達東京火車站時，一眼就看到了前來迎接她的孫中山。一切溝壑

在重新相見的戀人面前，都如同一馬平川。

二十五日上午，在廖仲愷等人的陪同下，這對新人到日本著名律師和田瑞家辦理結婚手續。不久前，就是這位律師給孫中山辦理了離婚手續。

孫宋二人認真地簽署了一份〈誓約書〉：「此次孫文與宋慶齡之間締結婚約，並訂立以下諸誓約：

- (一) 盡速辦理符合中國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續。
- (二) 將來永遠保持夫婦關係，共同努力增進相互間之幸福。
- (三) 萬一發生為反本誓約之行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會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

異議；而且為了保持各自之名聲，即使任何一方之親屬採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這份誓約後被不少人詬病，認為缺乏了理想和浪漫。事實上，當時孫宋兩人都不知道「永遠」有多遠。

下午四點半，新郎新娘在他們終身好友——梅屋莊吉家舉行了公開的結婚典禮。有文獻稱：新娘穿粉紅和淡綠花圖案的裙子，手拿一束鮮花；新郎則西服革履（不是中山裝）。沒有證據能證明他們曾在教堂舉行過相關儀式。

（半個多世紀來，關於梅屋莊吉對孫中山的幫助總處於秘密狀態，以至於章幕庭的書中都鮮見這位日本人的蹤跡。但在廣州黃埔軍校遺址，則能見到有關梅屋先生的專門展覽，實為感人。）

宋慶齡的私奔使宋家人氣炸了。宋嘉樹顯然不願意做孫中山的老丈人，他立刻趕到東京，但晚了一步。

牧師出身的宋嘉樹在梅屋家門口高喊：「我要見搶走我女兒的大總統！」

孫中山面不改色地走到門口，站在台階上。再大的風浪他都曾經歷過，再大的場面他也都見過，他對氣呼呼的宋嘉樹明知故問：「請問，找我有什麼事？」

宋嘉樹沒想到孫中山會如此問話，愣在當場。暴怒的他突然「撲通」一聲跪在地上，說：「我那不懂規矩的女兒，就交託給你了，請千萬關照！」接著在地上磕了幾個頭便起身而去。

事後宋嘉樹找到日本政府，說女兒是被迫成親的，要求毀婚約。但得到的回答是：孫宋聯姻手續齊全，合乎日本和中國法律，日本政府不能干預。宋嘉樹黯然返回上海，從此再沒見過孫中山。

宋慶齡的母親倪桂珍事後置辦了豐厚的嫁妝，大張旗鼓地送到日本，以回應社會上的流言蜚語。而孫中山的大兒子孫科直到一九二六年二月才知道父親再婚的消息。但他當時並不相信，還拍發了表示懷疑的加急電報。

宋慶齡嫁給孫中山十年，沒有生育。據稱，她曾懷有身孕，但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的當天流產了，從此再沒有孕育。

孫中山去世時，她得到了他的書籍、手稿、衣物、住宅，還有「國母」的名分。這個名分

伴隨她度過了餘下的六十六年。她在自己的遺書中說明：「我百年後，絕不擠進中山陵，分享中山先生的光輝……」

臨終前十四天，宋慶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次日獲國家名譽主席的稱號。鄧小平在〈宋慶齡悼詞〉中指出：「宋慶齡同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之一……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

一個入黨僅十四天的人，如何會是「優秀黨員」、「締造者」呢？這是歷史留下的疑問。人們只知道，每當中國共產黨出現難題，都會獲得宋慶齡的協助，如西安事變、國共二次合作等，甚至毛澤東在延安的座駕都是她送的。

回到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傍晚，回到毛澤東濃濃的湘潭話音裡。在這裡，人們應該不僅看到袁世凱和孫中山，以及他們的同僚「鮮活的面容」，還能看到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他們波瀾壯闊的無畏舉動同樣讓人神往……

一九二〇年初的一天，寒風四起，枯藤老樹昏鴉。灰濛濛的北京朝陽門裡（也可能是德勝門），一架驟車慢慢向關口走來。快過年了，正是生意人往各地收帳的時候。

車上坐著兩位生意人模樣的中年人，他們雖行色匆匆，卻泰然自若。守門的警察並未多看他們一眼。當驟車駛出城門後，便朝著天津方向疾駛而去。

當時沒有誰知道，車上坐著的兩位中年人便是「北大紅樓兩巨人」，紛傳北李與南陳。孤松

獨秀如椽筆，日月雙懸照古今」——陳獨秀與李大釗。

就在這趟北李送南陳的旅程中，在古道西風瘦馬的意境裡，在顛簸的騾車上，兩位思想巨人相約建黨。

已經無法知道化裝脫險後的北大教授陳獨秀是怎樣的心情（他因搞五四運動先被當局逮捕，後被軟禁），也無法知道護送他的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是否感到欣慰。人們只知道，一年後，在軍閥混戰的中國出現了一個秘密的政治組織，李大釗給它起名叫「共產黨」。

陳獨秀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發起建立的共產黨會在七年後拋棄了他；他更想不到，他的兩個兒子因與他有相同的信仰而先後犧牲，死的時候，一個二十八歲，一個才二十六歲。他的女兒因為先後給兩個哥哥收屍，情緒受到劇烈衝擊，抑鬱而死。

李大釗也想不到，那時他的生命只剩下七年多時間，他將成為中共烈士第一人（他被判處「三絞處決」，絞殺的行刑過程整整進行了四十分鐘。那年李大釗三十八歲）。他更想不到，曾在他手下工作了幾個月、操著別人聽不太懂的湖南口音的師範生毛澤東，會接過他的旗幟，用了近三十年的時間奪取了政權，並為他報了仇。在李大釗被絞死後的第二十四年（一九四九年），抓捕並參與殺害他的凶手們相繼落網，被處極刑。那台絞死李大釗的大絞刑架，則成為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的一號文物，館藏編號為：〇〇一。它是袁世凱從德國進口的。

在二十世紀的金戈鐵馬中，「鮮活的面容」益發多了起來。他們與前面提到的人物一樣，是朝代更替中的過渡人物。

中國人是善忘的，而且忘記的速度很快。有多少人還記得「文革」？有多少人還記得解放戰爭？有多少人還記得抗日戰爭？有多少人還記得國共合作、清朝滅亡？再往前推，有多少人記得八國聯軍？有多少人記得甲午海戰？

這其中的規律是：離得愈近，忘得愈快。

在戰國時期，古人就留下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格言。可千百年來，這句話只成為一個口號，一個提醒我們該懂得飲水思源的口號。

然而，如《管子》所言：「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史；百姓殷眾，官不可以無長；操氏之命，朝不可以無政。」至於誰是「主」？誰是「吏」？誰是「長」？誰又是「政」？便無關緊要。男人留辮子沒事，剪辮子當然也沒事。

可是，無論世間如何變幻，那些在歷史事件中出現的過客們，無疑地成為了歷史的架構。在歷史本身的長河中，他們的光輝始終溫暖著屬於他們的時空。這些人就像是一條條渡船，把「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幸運者送上權力之巔。

在接下來要講述的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背景沒有春秋戰國那麼複雜，但也不太簡單：皇帝已經消失了好多年，文官在治國中亦不起作用。北京政府變成了名義上的政府，中國的

秩序處在混亂之中。奉系張作霖坐在首都，想「挾天子以令諸侯」，盤踞中原的玉帥吳佩孚心道：想得美。張作霖於是先聯合閻錫山向南打，後又圍困晉軍，迫使閻老西與西北軍馮玉祥聯手，抵抗奉系。掌握江南魚米之鄉的孫傳芳，先是隔岸觀火，看北伐軍打吳佩孚。殊不知，那大火其實也是衝著他燒來的……

在軍人說了算的年代，混亂是必然的。但天下大亂，必達天下大治。誰將是最後收拾山河之主角？

過客們大多並非主角，可因為他們的存在，兩位主角蔣介石、毛澤東的價值才顯得那麼有意義，那麼生動，那麼讓人在匪夷所思後敬佩不已。

讓我們先認識一下這些「鮮活的面容」吧：

鑽營的汪精衛、忠誠的廖仲愷、書生的胡漢民、倒楣的許崇智、多變的馮玉祥、狡詐的李宗仁、慷慨的張靜江、癡狂的吳稚暉……

固執的陳獨秀、骨硬的李大釗、偏激的瞿秋白、浮沉的張國燾、幸運的朱德、忙碌的周恩來、義氣的賀戈、大義的盧德銘……

落魄的吳佩孚、不甘的孫傳芳、苟同的蔡元培、風中的魯迅、智慧的梁啟超、抑鬱的王國維、失意的康有為……

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加上那些蘇俄顧問們，如同一根根緊繃著的緯線，與蔣介石、毛澤東璀璨萬丈的經線交織在一起，一幅民國十六年的歷史圖卷慢慢展開……